



編按：
本專欄園地公開，歡迎北醫人
來稿與大家分享心情、生活點
滴、高升搬遷等等。來文請務
必附照片，每篇以三百到五百
字為原則。

牛肉麵阿銘

文 / 林博仁

賣牛肉麵的阿銘小學沒畢業，現在想要辦大學；我大學畢業，現在想要去賣牛肉麵。這個社會好公平，人人都有機會。於是，我和阿銘一樣，也是跟太太說：「人家打拼，賺都賺沒有；我們有頭路，當然要打拼賺。」

為了一個學以致用的醫藥專業「頭路」，打拼了二十幾年，現在開始羨慕放心吃三支雨傘標的中年同輩，吃得好、睡得著。學檢驗的人，膽固醇、三酸甘油脂、尿酸...從來沒有及格過；血壓和身高一樣數字。不敢吃阿桐伯，也不敢喝威士比，老是疑神疑鬼，把教科書最嚴重的病往自己身上對號入座，通通中獎，吃不好、睡不著。

熬夜兩天，頸部右後深處一陣抽痛，再過兩天，痛到頭皮，肩膀也不聽話，完了！「中風前兆」，醫學知識告訴我，和胡志強一樣症狀，與有榮焉。好友小蔣說：『這種病來看神經外科就對了，安啦，證據確鑿，照X光，頸椎長骨刺啦！』好傢伙，又多了一病。

當晚，小蔣的藥還沒下肚，牙醫阿燦提醒：『你的蛀牙到底要不要補？牙床發炎也會這樣。』，我哩咧！

既然是頸椎骨刺，找個骨科名醫確認一下，贊此三家不吃虧。幾番折騰，運用黨政軍、產官學關係，在診間排第一號，大師自己拄著拐杖，打著石膏苦笑：『甚麼醫生，得甚麼病。』；『這裡痛？不會是頸椎骨刺啦！落枕而已，這種病來看骨科就

對了！』。我重新開始懷疑「中風前兆」，決心回家吃阿桐伯。

十多年前，在外商藥廠工作，大家自誠頗高，一群正牌藥師旅遊在北港路邊，遊覽車停靠十分鐘的尿尿時間，人手兩瓶「祖傳秘方保肝解毒丸」，公司的老外經理差點當場吐血。

前幾年，和北京醫科大學（現在已經與北大合併改稱「北大醫學部」）幾位教授吃全聚德烤鴨，中國人搞小團體的習性不改，我混在當中跟著喊：「我也是北醫的！」，與有榮焉。

當年當兵時在醫務所，知識不足，配給不夠，內科只會阿斯匹林；外科只用碘酒，這樣讓我混了一年多，北醫真好用。

是醫學教育誤了我？還是我誤了醫學教育？我自責。我確信我的老師以前不是賣牛肉麵的，北醫怎麼會有我這麼自暴自棄的校友？

趕上生物科技這一波熱潮，我們創了「亞洲第一家臍帶血銀行」，公司在幹細胞的研究和應用，如火如荼，我不曾記得當年學過「幹細胞」？三年來我在各處的幹細胞演講和座談不下百場，哈！北醫怎麼會有我這麼發憤圖強的校友？

我已學會跟太太說：「咱哪再不打拼，明年就會有人來找我們賣牛肉麵。」（作者1980年醫技系畢業，現任訊聯臍帶血銀行副總經理）57